

第五十三回 恬淡人草堂閑話

〔先聲賀新郎〕調

詞曰：

顛倒何為者，試問他、滄海桑田，幾經變也？想當日核計陰謀，多少心猿意馬。猛回頭，都成虛假。胡季河山空一夢，剔銀燈絮語淒涼夜。將舊事，重新寫。

性情恬淡真風雅，有一番警智憐愚震聾啞。惡冤家是好姻緣，暗裏紅絲牽下。更休憶奸雄面楮，千秋鐵案未消磨。讀來時那禁淚盈把。瑣事總歸爐冶。

通元子這一日從黃花嶺上過，俯視門河橋西有座山莊，莊上東偏有座草堂，但見桐陰覆屋，靜噪一蟬，竹障編籬間栖雙鶴。其中朗朗書聲達于戶外。塵世間有此境界，何異仙居。因按下雲頭，叩扉來訪，問那候門童子，童子說：“吾師恬淡人無心名利，隱居于此。”

通元子走進草堂，見一六旬以外老人，拱手說：“貧道路過尊齋，聞吟詠之聲，知此中必有高人，特來相見。”恬淡人說：“老生讀書數十年，任天而動，以無欲為懷。雖陋巷簞瓢，卻不為心累。”因請通元子坐在書齋，呼童煮茗，彼此暢談，情深知己。恬淡人即出其平生著作，呈于通元子評閱。

通元子賞識一番，說：“文宗漢魏，詩擬王韋。與古為徒，非時下人所能企及。”恬淡人說：“老生處今世，淡然無所求。惟思往古，頗有不平于心。曾作《讀史問天》之說。”因述其所說以語通元子。

通元子說：“今人、古人，總以不失此心為主。凡人能無愧于心，即處境有順逆之分，亦克全為人之理。不然，覷然人面，與禽獸何殊？貧道閱歷人世，頗見天心。試看今世少年科甲的人，必是前世老宿名儒不肯自壞心術的人。今世老宿名儒不肯自壞心術的人，必是來世少年科甲的人。世有祖宗功德甚厚者，本人前生三有宿學，到今世擢巍科，登顯仕，卻能持盈保泰，教子孫以義方。如漢之萬石君，唐之柳公權、婁師德，此是最上一等人。又有暴貴任情，所至無惡不為。祖宗功德及身而斬。此是最下一等人。還有祖宗功德甚厚者，本人前生無大好處，到今世僅成一老學究，卻能不失祖宗功德，子孫必有達人大振家聲。更有積德修行之儒生子不能一正，有的能孝能友，必恭必敬，做個好人，有的不仁不智，無禮無義，甘為人役。譬如一株大樹，枝葉叢生，其自能條達者可以為棟、為梁；其自甘戕賊者，或朽或腐，竟成壞木。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木固如此，人亦同然。此一定之天心，萬世不易之理也。翁言不平乃在于少保事，貧道久已安排過了。”

將所編《十二緣玉蟾記》拿出來，遞與恬淡人看，就把恬淡人《讀史問天》一段故事編在卷端。恬淡人從頭至尾細讀一遍，因向通元子說道：“仙師乃漢之黃石公，弟子不識仙師，多多得罪。這一部書，其中甘幻離奇，實有妙理。判斷功罪至公無私，配合姻緣錐兩悉稱。由此以觀，可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。即此奪門公案，已足以平弟子不平之心矣。弟子素不接仙佛，仙師所言奇而能執于正，虛而不流于誕，與我有心心相印之機。欲從師學仙，未知能收錄否？”

通元子說：“仙人本自有仙骨，學仙之說終荒唐。人但知神仙，不知那富貴而不驕淫者，即是神仙。人但知神仙，不知那貧賤而不著辱者即是神仙。翁能世外逍遙，安貧樂道，究與神仙何異？何必練汞成丹乃為可貴乎？”

恬淡人聽說，更覺心曠神怡，萬慮皆空，何仙何月，似二似一，于是恬淡人與通元子締一人交。通元子有時歸山，亦有時在草堂。仙乎，仙乎，見恬淡人之即知通元子矣。這是老漢賣花時，在教場聽的一部新書。以此作恬淡人述懷可也。以此代通元子醒世可也。即以此為座上客點綴秋光亦無不可也。